



随笔

换灯

合肥 李云斌

客厅吸顶灯坏了，带着卸下的节能灯管去灯具店购买，老板看一眼旧灯管说：“这种灯早不卖了。”我问怎么办，他从货架上拿下来一个长方形盒子递给我：“现在卖的都是这种灯。”两行纽扣大小的白色塑料片整齐排列在基座上，反面等距离安放四块圆形小磁铁，可直接吸附在吸顶灯的铁皮底盘上。

橡皮大小的接线盒，轻按起卡键，将裸露的电线接头塞进去，放下即牢牢地卡紧。这是当今流行的LED灯，又称发光二极管，将电能直接转化为可见光，发光效率高，使用寿命长。毫不犹豫买下两根，回到家，将原吸顶灯底盘里的镇流器、灯管和支架等全部卸下，装上LED灯，功率只有节能灯的四分之一，乳白色的光线比原灯更亮堂柔和。

几十年来，家用照明灯具不断更新换代，一代更比一代科学先进。早年，家庭照明用油灯，一个如掌心面积大小的金属器皿或陶瓷器皿，放置在专用的灯架上或择合适高处放置，放入一段用棉纱捻的灯芯，一端依偎在器皿边，稍稍露出一截。器皿中倒入燃油，点燃后，如豆的灯火供全家照明。燃油多数用蓖麻籽油，因为它不能食用，万不得已才用食用植物油代替。

后来，逐渐改用煤油，民间普遍叫“洋油”，因为中国当时没有石油冶炼技术，开采出的石油要依赖国外技术进行冶炼提取，煤油灯被叫做“洋油灯”。晚上，全家仅在堂屋点一盏灯，大人借着灯光做家务，孩子们趴在灯旁看书写作业，有时靠得太近，能闻到头发被烤焦糊的气味。偶尔有事去其他房间需小心翼翼端着灯，防止灯火晃动熄灭，有时还需伸出一只手掌挡着旁边吹过来的风。

自己动手做简易煤油灯，得先准备一个墨水瓶或其他小瓶子，用一枚古铜钱盖在瓶口，用棉纱捻一截灯芯从孔中间穿过；没有古铜钱，剪一块铜钱大小的薄铁片，中间开一个能穿灯芯的孔即大功告成。

长时间围着煤油灯干家务或看书写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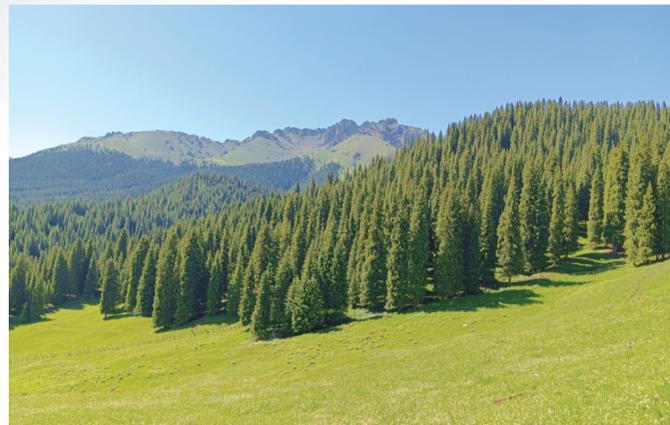
第二天早晨，吐出的痰往往是黑色的，擤出的鼻涕也是黑色的，灯附近的墙壁也被熏得黢黑。

条件好的家庭用玻璃罩灯，玻璃灯罩是易损品，属紧俏物资。灯罩要经常卸下小心翼翼用软布擦拭，罩灯比自己做的简易灯敞亮。灯芯是棉纱织出的专用配套产品，灯头旁有一个可以调节灯芯长度的旋钮，亮光通过调节灯芯长短进行控制。灯罩还有烟囱的功能，煤油燃烧较完全，吸入喉咙和鼻腔中的黑烟会大大减少。

上世纪六十年代，家庭逐渐用上电灯，按照灯泡功率大小收费，一般人家仅在堂屋装一盏15瓦的灯泡，灯头用一张盖章的纸条密封，彼此相互监督，换灯泡时需有见证人。白炽灯使用过程中大部分电能转化成热量散发掉，发光效率低。灯泡损坏，主要是灯丝烧断，舍不得立即扔掉，迎亮举起灯泡将断头处进行反复搭接，如能搭接上，再小心翼翼安装上继续使用。

日光灯发光效率比白炽灯高，白色光线比橘黄色的白炽灯光线柔和。但日光灯比白炽灯一次性投入成本要高出许多，要有配套支架、整流器、启辉器等，有时无法正常工作。普遍使用在办公室、商场、教室等公共场所，家庭使用较少。现在，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灯的功能不再仅用来照明，居家讲究装潢，灯饰也列入美化家庭环境的一项重要内容。

人类社会在不断创新中发展前进，新型LED灯的兴起，使家庭照明用灯又掀起一场新的更新换代潮。



王张应/摄影

学习

白首青山兴不孤

蚌埠 徐玉向

步入画途，其实也是我人生一场蓄谋已久的意外。受家庭影响，我从小对传统文化非常痴迷，尤其擅长诗词和草书，并小有成就。画画则从中学开始，参加工作曾一度搁下，直到五年前才重拾画笔。

原有书法的功底，画画的线条质量是不用担心的，唯色彩和构图这一块折腾了好一阵子。于是，我在网上专门下了一些相关教学视频，并向一些画家请教，专门盯了某位画家一两个月，才略略上手。不同的色彩呈现不同的精彩，明暗干湿等颜料不同状态，表现出不同的层面和效果。再借鉴当代西方的一些技法，考虑感受、光源、空间、色调等诸方面因素。越琢磨越上瘾，成了“好色之徒”。

自画画后，我的用笔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吴昌硕的线条古拙，齐白石的线条苍老，潘天寿的线条凝重，范曾的线条俊逸。原来写草书习惯以中锋为主，作画时可谓八面出锋。画完画，再写字，更注意用笔粗细、落笔角度，运笔疾徐顿挫，及转折方圆的变化，感觉手中的笔更轻更活了。

以前书法创作，基本上是一次性搞定。完成一幅画则要经过很多环节，时间也耗得久。慢工出细活，也变相锻炼了我的耐性。

最重要的是，画画后，我的一些思维习惯开始变化。比如宋代山水画底层审美视角平远、高远、深远及新三远阔远、迷远和幽远，开始影响到我的书法创作，更开拓了我的文学和诗词写作视野。

“古人作画重笔墨，今人作画重意境”，二者可否兼顾？国画，贵在追求大境界，而国画艺术的大境界，首先来自于国画作者做人处事的好人品大格局！李苦禅曾对儿子李燕说：“人，必先有人格，而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下笔无方。”

国画创作的境界，来源于画家对生活的体验。任何一个有创造性的画家，必定有自己的精神资源与精神支援，不然，就不可能有旺盛的创造精神与活力，亦不可能在物质层面上提升出精神的火花。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年在国内各地行走，画画之后，寻常走动时亦多了一重任务——观察，更细致入微地观察，走一些没人走过的地方，从以古为师兼以自然为师。

早年学诗的时候，老师曾强调“功夫在诗外”。国画，更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需要注重传统文化素养向国画艺术转化渗透，要把儒释道三家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学习，形成自己知识结构的大格局，要把师法自然、天人合一传统思想和前贤智慧，有机地融入国画作品中，使国画作品更具丰富的人文哲理和思想内涵。

一幅作品，如果没有了灵魂，作者只算是画匠，不能称为画师。

国风古韵话《赤伶》

合肥 李淮秋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6周年之际，我特别留意相关的资料。一曲《赤伶》，以戏腔特有的曲调，把我带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眉黛青颦、华容婀娜的娇艳女子，缓步移莲登上舞台，引出了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蔓延到江西省的安远县。日本人围住了县城，威逼戏院为他们演出，并点名让男旦名角裴晏之出演《桃花扇》，若不从，火烧戏院和县城。裴晏之只得应答。只见他水袖柔婉，字正腔圆，把那个敢爱敢恨、不惜血染桃花的李香君演绎得活灵活现。突然，鼓声急促，唱腔悲愤，只听裴晏之大吼一声“点火”，整个戏院霎时成了火的海洋。“台下人走过，不见旧颜色。台上人唱着，心碎离别歌”，“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鬼子被烧死了，伶人也……

据说这并不是真实的故事，而是词曲作者从一个侧面表现那个时期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决心而创作。赤，红也；伶，唱戏之人。《赤伶》，以伶人炽热爱国的有力情节，铸成了一首荡气回肠的赞歌。

2018年，《赤伶》问世。古风歌手HITA首唱了这首歌，但一直不温不火、反响平平。后来一个叫执素兮的歌手的演唱，被传到短视频平台。她那极富穿透力的声音，直接将这首歌从低谷拉到顶峰，从此广为传

颂。谁也没想到，歌唱家谭晶在参加江苏卫视第三期《蒙面唱将猜猜猜》中，蒙面演唱了这首歌，着实惊着了韩红等评委。谭晶那游刃有余的高音和较专业的戏曲念白，以自己特有的嗓音表现出了博大的情怀，把私情小怨的剧情升华至伶人忧国的大格局。不愧是国家级的唱将。

《赤伶》是一首以古典为题材的网络古风歌曲。曲作者融合了古典乐曲与现代音乐的元素，尤其是大提琴如泣如诉的旋律，令人哀怨唏嘘。歌词的文字生动形象，充满诗意。词中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比比皆是。“一抹赤红，如血残阳”，“繁华尽落，寂寞如初”，“红颜如瓷，碎了一地”等等，华美婉约，足见词作者的文字功底。当然，歌者HITA、执素兮和谭晶等出色的演唱，也为《赤伶》增光加彩、锦上添花。

最重要的是，《赤伶》不同于其他歌曲且吸引人的地方，是它充满了戏腔的韵味——那就是国粹。

媒体评价《赤伶》是首了不起的歌。我看极是。

感悟

